



SHUXUEXINCAI

PDG

绪言：操持这片芳草地

忘川悠悠。当又一个新岁月悄然迈进文化人的“十字门”时，人们似乎忘却了曾经的沧海和风雨，眼前是一股时尚波涛冲至脚下。

沉寂多时以后的喧嚣，信息纷纷扬扬。有道是呼喊“作家要参与世界经济战”的，有指着手表夸示“十分钟内我的企业赢利几千元”的，有弃文从商倒卖书刊一年赚够几十万的，有演员牛气得从房地产到美容院想挣个“中国第一老板”当当的，有编剧从事养狗业的、也有诗人承包歌舞厅的……自然，还有老作家处于倘若家用彩电坏了却无力置新的窘境的传闻。“下海”竟也成了文学艺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

我实在不知道文学艺术史家今后将如何照实记录和评述这些现象。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号召文化人“一箪食、一瓢饮”，那是假道学的诓骗谬说。然而，市场机制确实如铁律般胁迫着也诱惑着无数作家和诗人，有猝然掉头者，竟离开阿波罗和缪斯而去皈依新的神祇，甚至有人如此公诸于文字：“让我独自在蓝天下为诗歌流泪，并教导儿子：关心商业和仕途，仇恨诗歌。”这是无奈？是悲哀？是激愤？是与墙壁碰杯？善良的人们不必轻率地谴责这种心态的反常。

改革开放是历史潮流，否则中国（包括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没有出路。这是生产力的解放，也意味着使人的精神获得一次新的解放。这股潮流无情地冲击着人为的分割、封锁、狭隘与

幽闭，极大地调动并发挥人的潜能，在越来越大的社会和人生的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这是一个远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为震撼人心、气势磅礴的万千世界。从历史运行的大处着眼，我们民族将企及一个新的高度，拥抱一个新的世纪；但与此同时，我们必然要经受历史的阵痛。那些个最圣洁的和最污秽的、最辉煌的和最阴暗的、最真诚的和最虚伪的、最宝贵的和最卑劣的、最值得为之献身的和最令人弃若敝帚的，会怪诞地扭绞一起，让你时而阳气上升时而五内俱裂，清清浊浊，却也磨洗着人生和命运。

这种磨洗可能造成分流。追逐钱财的，会去陶朱；另有所好的，自谋高就；为文不成的，可扬其长；心灰意懒的，对酒当歌；变来变去的，继续钻营却迟早露出马脚；孜孜矻矻的，阮囊羞涩却呈显人生智光。不断的分化组合，不断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新芽破土。即便是文学艺术被“分流”到清贫与寂寞的地步，我以为，总会有一批又一批保持贞洁信念的文化人群，以自己的精神劳动参与民族文明的“希望工程”，以自己的知识、才情和心灵去温暖他人。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自己也应当自尊、自强、自爱。

对于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来说，在中国，在今天，要想靠做生意、炒股票“以商养文”，或靠路子当董事长、银行家、企业家再来吟诗词、写小说、搞剧本以开垦出又一个文艺的春天，那有如蜀道之难！平心而论，我们身无长物，有的就是这支笔——这笔是人民给的；有的就是这一片芳草地——这净土是历史赋予的，多少人为此曾交付过学费甚至血泪的代价。

生命是光辉的，真正的文学艺术该是圣洁的。当又一股潮水漫到脚下，我只能说：在物质日趋丰裕而精神可能再度匮乏的情境下，胁迫愈多，诱惑愈多，愈应守住这一片芳草地，操

持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即将企及的文明高度的一方净土。

这并非意味着安贫乐道，或者像当年诗人兼学者朱自清先生那样一身重病，宁可饿死而不领“救济粮”——那个年代毕竟过去了。改革势在必行，改善有待时日，先搁下不去说它；就诗人和艺术家自身而言，也并非要你饿着肚子、光着身子去“守卫净土”。多数人在获致标准不高的温饱后，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以真诚、良知和才能，更积极、更大胆、更踏实地寻求操持之道，更有远见地提高我们精神劳动的质量与成效。在艰难困苦中仍能求真、忌俗，仍能去浮华、务潜修而保持美感，是一个人精神上富有的标志，这一点恰恰和民族的需求与心灵的自由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在这片芳草地上的劳动者，该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作为、一显身手的。

我们不是常说要有整体性思维么？那么，这片芳草地并非孤岛，而是与大世界、大风云紧密相连。打开眼界，打开思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艺术殿堂的骄子们完全可以在总体格局中积极寻得一个实在的位子和拓展的路数。曾有某种诗学、美学、艺术“原理”一类的选题，报上来的竟有五六百个之多，构思、框架则大同小异。为什么非要挤在大栅栏里人头攒动呢？曾有流行诗人靠寻章摘句、七拼八凑组装作品，大言不惭地宣布一年“赶写”一本“哲理诗集”，并声称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如此轻浮与懒慵，为什么还要以“广而告之”，去纵容悄悄地蛀空人们的精神结构？有雄心的诗学与艺术的竞技健儿到哪里去了？探索与创新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诗学和艺术并不守恒，它一旦从生活与美感中产生出来，就踏上了人们往往看不见的进步的阶梯，在不断的自我扬弃和自我丰富中成长，因而跨越与超拔贯穿其过程，诗魂的自由腾挪是一种整体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诗学要有大视野，不要小家子气。整体性思维

对理论和创作的要求，不是囿于一隅的直观聚合或随意煽情，而是在更高台阶和更深层次上古今无阻、中西逢源的一种汇通，从而找到特定人文环境、特定艺术命题的切入点，并以独特的手法创造出有独创性的作品来。

我们不也常说要有合璧性建构么？那么，这片芳草地并非整齐划一，而是茂林繁花，共存共荣，方合为万般景致。在文学艺术创造上，从来不可能只有一种主义、一种方法、一个流派可以包打天下，穷尽真理的全部。就中国当代文学总体面貌而言，海峡的此岸与彼岸，也是同体异型、同根分流、互相观照、互补合璧。对每一位具体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来说，搞小说的，搞散文的，搞诗歌的，搞戏剧影视的，搞理论批评的，也不必弄得各立门户，老死不相往来。各种文学艺术门类固然有其特殊性，其实还有深层次共同的规律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往往是有眼力的文艺家的操作法门。就诗歌本身而言，诚如清人宋湘所云：“豫章出地势轮囷，细草孤花亦可人。独有五通仙杜老，各还命脉各精神。”不可泥乎风格的差异和题材的大小而束缚其命脉，还是让它们各自生发精神的活化和美感的昂立。现代人文科学讲求知性与感性的互补，讲究高感情与高技巧的平衡，因而对艺术的精品意识是一种近似绝对的要求。我们能否在文艺的合璧性建构中多生产一些“经典性”、“权威性”的作品，让千千万万读者叫绝呢？

我们不也还常说要有前瞻性目光么？那么，这片芳草地上不再仅仅是那口“老井”，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挖掘，即便见不着水也不愿“背井离乡”。“老井”心态承载黄土地的千年恩怨而凸显其沉郁浑厚，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母体和源流。但倘若站在高坡于巷烟晓照中前瞻来程，诗学与艺术所面对的时空何其旷远。行将逝去的“百年忧患”变为新世纪的追求，我们乘

过的古老舟船须换上航进的巨轮。作为芳草地的拥有者，作为新文化的建设者，自然会继续承担几代人的焦灼与苦痛，但也将把整体的人生经验推向新的地平线，让薰风浸润干渴的高原和沙漠，在文化母体内渗透更多的新质乃至异质，使这片芳草地上也不断地新陈代谢，去充分享受现代曙光。

我们好不容易拥有了为这一历史机遇而付出过代价的芳草地。面对世纪之交的风潮而操持，而前行，而投入以精神的深刻与个性的完整为标尺的、使人生诗意化的文明建设，该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答谢。

目 录

绪 言 操持这片芳草地·····	(1)
------------------	-------

第一章 诗性智慧

一、心智的圣地·····	(1)
二、雅典娜的生长·····	(8)
三、时代诗情与精神价值·····	(26)
四、文化与诗感·····	(36)
五、形象本体的变异·····	(44)

第二章 深谷体验

一、人类情感体验的两大形式·····	(58)
二、深谷体验的生成·····	(71)
三、泪神与海韵·····	(84)

第三章 诗情的物化形态

一、抒情诗的深化·····	(96)
二、叙事诗的策略·····	(107)
三、色彩与情愫·····	(119)

第四章 诗思的呈现方式

一、“image”如是说·····	(135)
-------------------	---------

二、意象与表象、意境的异同·····	(155)
三、意象的能动型式·····	(175)

第五章 艺术的时间

一、诗与时间·····	(192)
二、反叛物理性·····	(197)
三、“时间列车”在各自轨道上运行·····	(205)
四、时间属和生命感·····	(225)

第六章 缪斯的空间结构

一、拉开“心理距离”·····	(230)
二、营造空灵境相·····	(235)
三、重叠致景深·····	(241)
四、象征型建构·····	(246)
五、张力之网·····	(253)
六、“悖理”的变形·····	(259)
七、“蒙太奇”潜结·····	(264)
八、东方式迷宫·····	(270)
九、“情境化”和“信息化”·····	(277)

第七章 诗之传学

一、驱使语言歌唱·····	(283)
二、诗品的提升和语码的运作·····	(300)
三、佯谬语言·····	(316)
四、弹性语言·····	(331)
五、多义语言·····	(349)

第八章 诗之接受

- 一、双边活动..... (366)
- 二、混合——分离——互生..... (371)
- 三、难懂问题与流动视点..... (379)
- 四、召唤和期待..... (387)
- 五、形而上的驰骋..... (393)

第九章 此岸与彼岸的汇通

- 一、大陆：新时期的诗美流向..... (402)
- 二、台湾：薪火相传之道..... (420)
- 三、时空的共享..... (434)

第十章 关于诗的对话

- 一、芳菲菲其弥章..... (444)
- 二、批评的向度..... (451)
- 三、精神的归属..... (456)
- 四、一花一世界..... (460)
- 五、辞别世纪的沉沦..... (463)

- 跋：长亭更短亭..... (469)

第一章 诗性智慧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精神灌注的结果。

——《歌德谈话录》

一、心智的圣地

那是并非遥远的过去。暴君们的天敌、过着流亡生活的青年诗人雪莱，偕同友人在斯培西亚海湾驾舟游驶。骤然间刮起一场风暴。仅仅二十分钟以后，但到云开日出时，船只已荡然不见。这位一直呼唤着光明、正义与自由的杰出歌手，一阵旋风，就把他抛向了另一个世界。

人们在几天之后才找到雪莱的尸体，并进行悲壮的火化。当火苗窜向天空，诗人的挚友拜伦痛不欲生，转身离开火葬场，向大海游去，似乎要唤回那散佚的魂魄。在现场，烈焰继续吞噬着雪莱的遗体。三小时后，骨肉化作了硝烟，唯有雪莱的心脏还没有焚毁。热爱他、信赖他的人们，把这颗心脏从烟火中抢救出来，埋葬到罗马的新教徒公寓中。

这颗难以焚毁的心脏，是一个不朽的灵魂。雪莱在人世间仅仅存活了二十九个春秋，在身后留下了一长串颠踬顿路、生离死别的足印。在物质上，他注定了痛苦终生；在精神上，他

却因拥有可贵的真诚和良知的执著而变得格外富有。正是从这颗心脏中，涌出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叛逆的天神，涌出了《西风颂》里“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醒世的警号，涌出了《致云雀》里高扬在天、藐视尘俗的精灵，涌出了把正义和爱的信仰转化为全人类听得懂的声律……缪斯女神和智慧女神丰盈的羽翼伴随这个灵魂逸飞。时隔一个半世纪，我们仍然共同受到骏爽的振奋，并赞同鲁迅当年的评价：

况修黎（即雪莱）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爱有美之本体。奥古斯丁曰，吾未有爱而吾欲爱，因抱希冀以求足爱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终出人间而神行，冀自达其所崇信之境；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①

这颗难以焚毁的心脏不单为雪莱独有，它属于古往今来在荒漠中举起真诚与良知的灯盏的代代诗人。他们因真诚而流血，因良知而蒙难，因采撷智慧之果而受到天惩或人治。但依然砥砺亮节，渺视荣禄，淡泊自守，寻找烛照长夜的光明，让连接着天下爱憎、苍生忧患和人间悲欢的诗情，在觉醒了的灵魂里凝聚，化作正直的桅杆或纯洁的白帆。尽管灵魂属于个体，然而由心智点燃的诗意之光，则换来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高远的情感共鸣。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年）。

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
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
及行迷之未远。

——屈原：《离骚》

“存在”纵闭锁了你我的生存，
莫忧尘世中便会没有生命；
我辈是酒樽中的泡沫，
永恒的“酹客”①被将斟了又斟。

请莫滥费了你的时辰，
也莫用追求彼是的空论；
与其凄切的寻找苦果、虚无，
何如与这甘美的葡萄共命？

——〔波斯〕莪默·伽亚谟：《鲁拜集》

① 酹客：波斯语，指侍候饮酒的人，此处喻指造化。此诗作者莪默是中世纪波斯杰出的科学家和大诗人，受反动宗教势力迫害，是个勇敢、深刻的人道主义者。

你降自苍穹
来抚慰人间的忧伤与创痛；
把灵芝的仙芬
加倍熏陶那加倍苦闷的魂；
我已倦于扰攘和奔波，
何苦这无端的哀乐？
甘美的和平啊！
来，请来临照我的心窝！

——歌德：《流浪者之夜歌（一）》

三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诗人的吟唱，上下距千年，东西隔万里，但传送着相通的心智节奏。那就是：对须臾人生的真实叹喟；对人间悲欢的真切体验；对生命律动的真诚袒露；博大的气势反衬时间的迫促，萧散的表面难掩深沉的悲凉；在自由意志与现实限制的深刻矛盾之中，怀着对理想天国的苦恋和向往而踏着悲歌前行；把充满人类良知之思救渡到诗中，那被闭锁起来的通往世界本真之路也豁然畅通。

这样，当我们谈论与思考诗，研究与探讨诗的本体的性征，首先就意味着真诚与良知，意味着通过由心智灌注的诗，去寻找、发现以及表达从真诚与良知中吸取痛苦和美的力量。这也是诗性智慧的力量。

诗的光荣在于真诚与良知。而要获得如此荣光，诗人必须把握真实而非虚假自我。在诗里，诗人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占着重要地位，人们也只能通过诗人的个性来接受和理解一切。这是因为，尽管作为现实的、社会的人，由于个体的自我差异和各自的心理驱力，人人都运行在不同的人生轨道上。但人人都有一个本真的“自我”。“自我”是人性的落实，人性是“自

我”的心态外投。从这一意义上讲，“诗史”首先是“心智之史”。诗人作为人的使命，应当“在别的个体上看见了自我”（马克思语），忠实于自我的人性和人性的自我，并在此基础上寻找自为与他为之间的相契点。把握时代是诗人的应有之义。但笼统地批评诗歌远离与漠视时代风云之所以失之空洞，就在于没有考察一下，诗人那个“自我”与时代之间有没有和谐的等效效应，亦即有无由“自我”而表现时代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自我”有没有对于时代的悲欢喜乐的真实、虔诚的独特感受；“自我”所感知到的是不是人们从未表达过的，或者多数人经历过而尚未感觉到或被遗忘了的；“自我”有没有能力去适应于使用诗的表达方式。诗所需要的真诚与良知也就不能不向我们提出如此严肃的命题：不能深刻地把握自我，哪有资格把握世界？不能严正地审判自我，哪有力量审判时代？诗性动人的奥秘正在于主体生命力的激扬，在于自我历劫不灭、睥睨烦忧的人格力量，在于以独到的精神和智力的穿透去揭开世界本真生存的帷幕。许多平庸浮浅的作品之所以散为过眼云霓，正是失却了这个前提。而屈原、但丁、歌德等等之所以无愧为诗界巨子，正是因为他们自审中逐步完善自我和把握自我，进而把握了人类的灵魂，达至人性深处与时代底蕴。

诗应是真知与良知的圣地，又表现在诗人必须拥抱人类。越是在历史的动荡或不尽的黑夜里，诗人越是自觉地用认同众生的尺度和人类理想的尺度去审量历史与现实。当其他人或忙于经营自己的方寸田园，或圈入互相角逐和纷争不休的狭隘天地，或躲进宁静的港湾享用一掷千金的无聊，诗人因是人类最敏感也最脆弱的器官而灵魂不得安宁。他们时刻思考着如何以人类的语言揭发事物的客观规律，展现人们仓促一生的永恒基础，昭示被千差万别所掩盖的内在的和谐，并提前感受着理想实现后

的迷狂般的喜悦。诗要为人类的思想和智慧提供悠久的栖所。诗人把全世界的一切视为全人类的财富。他们因之而天然地、执著地把爱推向每一片葱茏的绿叶。

诗人原本应是人类的良知，在人性上与人类水乳交融，对人类的命运有切肤之感。这样，在拥抱人类、对众生的认同过程中，一方面是人间的一切苦难悲痛都在向自己集中（如叶夫图申科《娘子谷》：“我是被枪杀在这里的每一个老人，我是被枪杀在这里的每一个婴孩。”）另一方面是认定个体的有限性而要将一粟汇入沧海（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诗人自然了解历史的无情和命运的乖戾，但为了让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为了让染红大地的是花朵而不是鲜血，为了让孩子们永远搂着毕加索的和平鸽纯真地微笑，他们自觉地承受并超越于苦难而负起赎世的使命。诗将创造一个个普罗米修斯的新神话，把诗性的光芒贡献于人类。

荷尔德林唱道：“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① 把握自我、拥抱人类，将使我们摆脱沉沦与绝望，摆脱灵与肉的萎顿，并因诗意地思及存在和触及人生，而使诗性蒙上超拔性的辉光。诗心是自由的。现实的存在却为劳作、饥饿、角逐、暴力、背弃等等所笼罩。为了获取“在手边”或“在眼前”的功利，一些人常常不择手段地破坏生存的本真性。为了超越这种现实存在（心灵被规定性的物质世界所统治）的困境，善良的人们寻求过在宗教中让上帝与芸芸众生同在，但仍然摆脱不了灾难与痛苦；正直的人们也寻求过在法律与道德的强制中确定人生，但常常因质变为“人治”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聪

① 转引自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第191页。

敏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作为第二自然的诗与艺术，因为正是在这个心智与美感的领域，保存着人类的精神活力——热情、意愿、力量和梦想，为现实生存提供一种超越的意义。它作为诗性智慧的栖所，使日常生活中的计算、争斗、焦灼、烦恼与痛苦，在灵魂自由的王国中得以消解、净化和更新。有了真诚与良知的歌声萦绕于心，可以超越泥潭与深渊，超越无必要的仇恨和无价值的攀援，感受到自然、生命、理想和智慧的祝福。在诗里，对直接功利性（这种“合理性”常因过多的追求目的而导致失落长远的目标）的否定，往往是产生更高价值的先决条件。追求“诗一般的生活”也许失之迂执，但实实在在是创建新文化的时代要求。那种把诗的超越与背向生活对同起来的说教，无疑是对诗歌之于吟咏对象须作最诗意的心灵化的一种误解。诗意无穷，本体无穷。人在诗中，有限的个体仿佛才赋有身游六合、神贯古今的能力，驱使我们超越日常生活的经验界限，去发现梦想不到的美和出乎意料的真理。这种超拔性，并非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排斥，相反，是以长远的功利观念和参与心态，去重新把握世界。

人类世界一半是黄金一半是血液，不断地和生死、昼夜、新旧、荣衰进行着对话。但精神的黄金和心灵的血液经化炼而凝结，也就不断地产生着发乎心知与本真的朝霞型艺术——诗歌。这里是一片文明的极地，是一个独立（不是孤立）的价值世界。它为人的精神实质提供自由的创造的环境，也时时锤炼与考察着诗人的智慧节奏和情感态势。它永远处于开放状态。因此，诗性之维只能处于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的过程之中，智慧也将处于“模糊地带”而生长起来。它的目标是指向未来，而未来必然也是无限的过程。

二、雅典娜的生长

海德格尔在《诗人哲学家》里提出：“歌与思，皆是构诗的枝干；它们诞生于在，又入达在的真理。”凡属诗性的歌吟都是运思之诗。不过，思之诗性和诗之智性一样常常被遮蔽着。人们往往说，诗的天性是强烈的或最高的抒情性；但我愿意指出，诗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时代一民族情感水平和智慧水平的标志。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用她的智慧，抚慰着人们生命的苦恼，也保护着诗人创造的欢欣。雅典娜赋予诗以爱智的本义与权利。

人类是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人类文明滥觞之时，思（哲学、宗教）与诗（歌咏、舞蹈）浑然天成，统一于先民的情绪、意识和智慧。这种智慧被维柯统称为“诗性的智慧”，年复一年、一代一代地发展生长。这是艰难而漫长的文明步履。

智慧女神雅典娜在诗歌领域的生长，最初是与朦胧的物种本能相属和、相胶结着的。各种感官是初民们感知事物的唯一渠道，我们也只有从人心感官的内部变化中去考察与寻找诗性智慧的本原。维柯的人类学研究表明：“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象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这些感官和想象力）；他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无知是惊奇之母，使一切